

四庫全書總目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第三十冊

卷一百七十一

別集類二十四

卷一百七十二

別集類二十五

卷一百七十三

別集類二十六

卷一百七十四

別集類存目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別集類二十四

一峯集十卷

浙江正汝
陳家藏本

明羅倫撰倫字彝正別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釋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學士李賢請泉州市舶副提舉明年詔還復原官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退居金牛山授徒講學以終事蹟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以超悟爲宗而倫篤守宋儒之途藏所學則殊明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爲軟異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砢不凡雖執義過堅時或失於迂闊又喜排疊先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強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稟二卷記夢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傳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篁墩集九十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集爲敏政所自訂據千頃堂書目尚有外集十二卷別集二卷行素集一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今皆不在此編中疑其本別行也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鄉又自稱爲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甗黨洛黨亦爭若寇讎門戶之見既深徇其私心遂往往傷於偏駁如奏若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作蘇氏櫟枕以鍛鍊蘇軾復伊川九世之讎至今爲通人所誦厲其文格亦頗類唐不出當時風氣詩歌多至數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誤者固多其考證精實者亦時有可取要爲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黃積所居

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卽其原疏考元夕張燈未爲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覆力爭近乎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平生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踰尺寸不屑爲浮夸表暴之談在明代諸儒尤爲享實明史本傳稱或諷之爲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及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爲詞章固非蠟貌梘言者所可比爾

莊定山集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莊泉撰泉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泉官檢討時以不奉詔作藹山詩與章懋黃仲昭同譴論落者垂三十年世頗推其氣節惟癖於講學故其文多闕太極圖之義其詩亦全作擊壤集之體又頗爲世所嗤點然如病眼詩殘書楚漢燈前墨草闕江山暮裏詩句楊慎亦嘗稱之其他如山隨病起青蘧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蒼牆煙野日午溪隨步頰和風碧樹可驚遊子夢黃花偏愛老人頭酒殘漫傾剛月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諸句亦未嘗不語含興氣蓋其學以上靜爲宗故息慮澄觀天機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論要亦文章之一種譬諸釣叟田翁不可繩以禮貌而野逸之態乃有時可入畫圖錄之以備別格亦論唐詩者存寒山子集之意也

朱軒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黃仲昭撰仲昭有八閩通志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劉節所編凡文六卷詩五卷詞一卷而以碑文墓誌銘附

之仲昭官編修時與章懋莊泉竝以疏爭元宵煙火事廷杖諸官當時有翰林三君子之目後懋與泉竝以聚徒講學爲事而仲昭獨刻意紀述八閩通志起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興化府志皆所編錄故樞山定山之名滿於天下仲昭幾爲所掩然三人氣節相同居官清介相同文章質實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爲志勵行不作語錄遂分優劣於其間也林瀚作仲昭墓誌稱其作爲文章渾厚典重無艱深贅饒之語鄭岳莆陽文獻傳亦稱其有未軒集若干卷文詞典雅今觀其集雖尙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語頗煩於作者之閒正不以坦易爲嫌矣

醫閭集九卷

江蘇巡撫
孫運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成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宏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詒蒐輯遺藁竝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藁皆雜文第八卷爲奏藁第九卷爲詩藁以欽常讀書醫無閭山自號醫閭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所偏嘗言爲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翠渠摘藁七卷補遺一卷

福建巡撫
孫運本

明周瑛撰瑛有書集已著錄所著詩文集曰翠渠類藁此本乃其門人林近龍所選錄故曰摘藁鄭岳撰瑛傳稱其文章渾成雅健詩格調高古瑛亦嘗作絕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其自命不在以繁音縝節務諸俗耳矣朱彝尊明詩綜鄭王臣莆風清韻集竝載瑛履霜操樂府其言怨而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龍去取失當誤佚之歟末附說三篇序一篇詩十八首共爲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孫維縵於家乘中鈔

出以補摘棄所遺者然冠以鄭岳所撰傳其八世孫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誌銘補錄於後又列於題跋之中均乖編次之體張謂作陳獻章行狀稱瑛爲獻章門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謂與成之說皆各執其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始與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云

家藏集七十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吳寬撰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集爲寬所自訂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亦稱寬子中書舍人與寬同裔得詩三十卷文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後七卷則出與等所附益也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繼素流傳實鑒家至今藏春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極稱其雪後入朝詩雖非高格至謂其詩格尚渾厚琢句沈著用事典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則頗爲得實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鑒之有新至其作史彬墓表稱其以力田拓業代爲稅長而不載有從建文君出亡之事後人因據以正致身錄諸書之謬是尤可以資考訂矣

歸田集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謝遷撰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諡文正事蹟具明史本傳遷之在內閣也與劉健同心輔政史稱其秉節直諒見事明敏天下稱爲賢相其文集全臺嘉靖中倭亂被燬此集乃其致仕以後及再召時所作自題曰歸田集以授其子至者也國朝康熙中其七世孫大名府同知鍾和復加釐輯梓而傳之集中奏疏類多晚年陳謝之作凡在朝時嘉謨論均已無存卽史所稱請罷廷妃嬪禁約內官諸疏亦不在其間則其散失者當復不少然遽當歸里以後正劉瑾焦芳等挾怨修卻日在危疑震撼之

中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惟惓惓寄江湖魏闕之思老臣憂國退不忘君讀此一編已足以知其忠悃矣

震澤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鏊以制義名一代雖鄉塾童穉能誦讀八比即無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邇潔有唐宋遺風蓋有明盛時雖爲時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汎覽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窮其波瀾鏊困頓名場老乃得遇其澤於古昔已深故時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稱鏊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圓之陋時不能用又稱鏊取士尙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正文體爲一變則鏊之所學可知矣集中拿就魏昭穆對大旨與張璠桂萼相合故霍韜爲其集序極爲推挹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用簞之私然其謂鏊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篤什所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考證殊爲疎舛此由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輶車不到之地徒執故籍以推測之其影響揣摩固亦不足怪矣

鬱洲遺藁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梁儲撰儲字叔厚號厚齋晚號鬱洲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康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其子大挹所編初名鬱洲集香山黃佐爲之序後其孫夜官中書舍人從內閣錄其奏疏補入集中釐爲十卷故名曰鬱洲遺藁即此本也儲歷事三朝當武宗末造正机隄不墜之時乃能嶽嶽懷方彌縫匡救集中所載奏疏如武宗自封鎮國公則上疏力阻許給秦王關中閒田爲牧地則草敷時爲危言以動聽事遂得廢又力請回鑾疏至八九上無非惓惓忠愛之忱雖辭乏華腴而義存規諫亦可云古之遺直矣胡維霖墨池浪語乃引楊慎之言謂明通紀一書乃儲弟梁億所接故以不韋感武大將軍敷歸之於儲其實爲感武大將軍敷者儲也內閣有敕書簿綴撰文者姓名何可誣也云云其說獨異然纂簿果存不應終明之世無一人見而言之明史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本傳亦無明文留之不論可也至於集中詩文寥寥無幾體格亦不甚高黃佐序稱其生平著作多不存棄蓋非其注意之所在云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

編選還撫
採進本

明林俊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糾權璫達誦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爲宏正開名臣晚年再起漸斷持正卒以不附合張璫桂萼致歿後削籍葬以土禮尤見後凋之節所著詩文張謂序謂俊致仕之時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此本文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其起廢以後所作併附以遺疏四首與謂序不符蓋已出後人哀輶非俊自編之原本也俊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奧不沿襲臺閣之派其詩多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澁之詞而氣味頗能遠俗奏議分兩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臺六稟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平生經略此足見其大凡矣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凡詩歌二百二篇跋一篇賦一篇書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亦不以詩爲一集觀其係則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尙闕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渺今仍其原第著錄云

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吉撰吉字克修號翼齋又曰默菴又曰怡窩晚乃自稱曰古城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是編第一卷爲三朝奏議第二卷爲陸學訂疑第三卷爲貞觀小斷第四卷爲文略第五第六卷爲詩末有補遺皆雜文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說興而學問一變北地信陽之說興而文章亦一變吉當其時猶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爲實則勝之才雄學富不及李夢陽何景明而平正通達則勝之且爲工部主事時則盡言直諫忤武宗謫官爲廣西布政使時又以不肯納賂割瑾貶秩而爲肇慶府同知時力持公議培擊柳璥願與都御史秦紱同逮卒白其冤尤人情所難以剛正之氣發爲文章固不與雕章繪句同日而論矣

虛齋集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發清撰清有易經彙引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虛齋文集五卷與此本合蓋正德間為志貞所輯林俊為之序其後樂棗漫漶清族系延魁復為重刊而益以補遺附錄分為八卷然所增不過手備墨蹟本無關輕重而史乘傳贊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充溢固不若原本之持擇有要矣清學以窮理為主篤守朱子之說其詩易存私記中謂朱陸俱祖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為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然其易經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駁正不為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黨同伐異者有異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雖不以藻采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明史本傳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今檢其札乃不見集中即蔡廷魁增補之本亦復不載蓋清不欲居功已諱而削其彙矣其斯為醇儒之用心歟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卷

浙江汪汝
璩家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肱已著錄寶舉鄉試出李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獎富寶以待郎予告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怵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為比其心之相契如此然東陽所見祇有前集其後集續集別集則寶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觀也今統觀四集其文邊幅少狹而高簡有法要無愧於醇正之目明史儒林傳稱其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眞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其文典重和雅以李東陽為宗而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殆非虛美其詩清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顧元慶夷白齋詩話極稱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一篇謂其感動激發最為海內傳誦蓋其真摯不可及云

羅圭學文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羅玘撰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玘以氣節重一

時其它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撫韓愈要獨造多抑摭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於言外懷洪讓序稱閭其爲文必嘔心積慮至屑戶牖或鼎木石隱度逾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詭誕之微難數易棄不憚蓋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與折也固宜而蕪落嵌崎有章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灑亦緣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教習宦官謂之內館錄祀所作自江寧陳璘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作者頗多雖祀之風概可以其諱於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間情類一一錄之是所不可解也因櫛屋書影稱祀集一刻於肝胎再刻於南園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敘則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荊州版皆佚嘉靖五年陳洪謨得荊州本六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又於祀會孫寬處求得遺彙合原集編爲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舊茲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爲康熙庚午祀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壽文爲冠而以奏議列雜著後詩亦以壽詩爲冠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爲顛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詳加評綴凡有資舉業者聯圈標出所見如是則其失於刊削以多爲貴亦妄矣

吳文肅公稿彙四卷

江蘇巡撫孫建本

明吳儼孫儼字克溫少興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正德初儼主順天鄉試以爲臣不易命題爲劉瑾所怒以飛語罷去瑾誅乃復進用其程文今在集中史稱劉瑾問儼家多貴遭人陷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會大計羣吏中旨罷儼官卽其事也其集初藏於家至萬曆甲申其孫士遇始刊版同邑王升武進莊煦及其仲孫達可爲刪而存之故名曰稿彙儼當何李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鉤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李東陽之宏富而文章局度春容詩格亦復嫺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爲庸靡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足相羽翼也

諸集十卷

直隸德晉
採進本

明石琚撰。琚字邦彥，襄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隱。改諡文介。事蹟具明史。本傳。琚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每稱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惟琚一人。皇甫汸嘗刪定其集為四卷，歲久版佚。國朝康熙丁未，餘姚孫光熹為藁城知縣，得別集遺藁於其家，為合而重刊之。嗣聞真定梁清標家有其全藁，乃購得續刊共為十卷。即此本也。自一卷至四卷為詩，五卷六卷為文，七卷至九卷又為詩，十卷又為文。蓋刊版已定，不能依類續入。故其體例義勝如是也。琚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駿駁代興之日，而琚獨堅守師說，屢與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於正。雖才學皆遜東陽，而澁澁持正不趨時好，亦可謂堅立之士矣。

立齋遺文五卷

浙江正汝
陳家藏本

明鄭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時萬安方倚內官怙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即立志欲發其姦。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官。雖謂中不報而姦黨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欲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官，年僅二十六。事蹟具明史。本傳。金祺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附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未有附載。」寄吳獻臣一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為廷舉所編。又刊刻此本前，有什加縣訓導李廷樑序，稱舊版佚闕，案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啟乙丑所刊也。凡奏疏一卷，雜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智疏劾權姦，直聲動天下。然於君國之間，緘緘篤摯，至死不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在獄詩有「雲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有「雲韶聲靜拜彤扉，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猶得甌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袂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與明季臺諫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傷僕慙，而真氣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兩淮馬翰

明史鑑撰案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長洲人宏治己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其一吳江人字明古號西村隱居

不仕即撰此集者也鑑留心經世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時政鑑指陳利病恕佩服其才

以為可以當一面所著詩四卷文四卷嘉靖間其孫周稟而刊之以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於後周用盧襄各為

之序其文究悉物情練達時勢多關於國計民生而於吳中水利言之尤詳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敘次簡明疑

其欲為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無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誤誤文中蔡徐有真文及文後跋一篇

以私恩之故為力辨奪門一事未免曲筆耳案主上禋香祖筆記曰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

二十八卷其鄉前輩史鑑明古舊也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

靖難集是陳繼儒仲醇選云云是鑑集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繼儒所選本故仍以此本著

錄而附載其卷帙之異同備考證焉

胡文敬公集三卷

兩都御史黃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像鈔已著錄居仁本從吳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養性為本以

經世宰物為用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學者撰述繁蕪謂朱

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可不作故易傳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為之註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編詩文尤罕

是集乃其門人余祐網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者已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吳與弼書劄稱夢見孔子

也

小鳴葉十卷

浙江巡撫

明秦王朱誠沐撰誠沐號賓竹道人太祖五世孫也宏治元年以鎮安王襲封十一年薨諡曰簡明史諸王列傳

解誠沐性孝友恭謹嘗銘冠服以自警所著有經進小鳴集案未錄尊諸語御王年十齡嫡母陳妃以唐詩教之

日記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三十年廬間

案誠泳製爵儀十一年此云三十當併其初封鎮安王時言之也

既薨紀善張展校刻其詩嘉靖初王

孫定王維焯表上之詔送史館史稱經進蓋由於此此本不題經進字蓋刻在前而進在後也自卷一至卷八皆

詩卷九為雜文卷十為恩賜勝覽詩乃宏治癸丑誠泳請朝命養疾於鳳泉溫泉湯泉時所作其詩古體清淺而

質朴近體諧婉可誦七絕尤為擅場如秋夜詩云霽月滿窗明似畫梧柳如雨下空庭又云空庭久坐不成寐明

月滿塔砧杵聲又山行詩云啼鳥無聲僧入定半巖風落紫藤花皆風骨戾削往往有晚唐格意爾時館閣之中

轉無此清音矣

方簡肅文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告歸再起巡撫應天中逢疾作乞

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尚書良永已先卒諡簡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為河南按察使鄭茂所編隆慶庚午其

孫山東布政使攸續刊之良永當正德時歷仕嚴驥皆著丰采乞休後廷推屢及輒以養親辭今諸疏俱在集

中進退頗為不苟其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鉤棘視後來摹擬塗飾之習轉為本色其

論劾朱寧一疏慷慨壯烈猶有辛拂折檻之風又常豫決寧王宸濠反謀濠敗後貽書王守仁與論定亂大計

及其生平言學則云近世學者出天人神超悟獨到專以心學為言皆附於象山其妄如此即所為象山者似

矣而中實不然毋亦優孟之為孫叔敖歟其語皆隱刺守仁可謂卓然不阿其所好者矣

懷星堂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

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說擲果拂絃玉期等

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允明與同郡唐寅並以任誕為世指目實

以畫名允明以書名文章均其餘事實詩類唐淺率老益潦倒衰喪所輯六如居士集王世貞藝苑厄言

以乞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璣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擬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整菴存彙二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已別著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談藝家亦罕論及之其弟欽鵠作儀訓錄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彙成未嘗自是舊彙盈笥晚年手自芟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間不少慎勿出以示人姑畱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派尙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質有其文矣

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顧清撰清有松江府志已著錄是集凡山中集四卷爲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彙二十九卷爲中集乃既仕後作歸來彙九卷爲後集乃致仕後作皆清晚年所自編故體例頗爲精審又有留都彙四卷存彙十卷爲其子孫所續輯今已不傳矣清學端行謹砥礪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靖初力請停遣旗校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其詩清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鍊醇雅自嫻法律當時何李崛起文體將變清獨力守先民之矩矱雖波瀾氣焰未能極似奇偉麗之觀要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翹楚矣

空同集六十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夢陽撰夢陽有空同子已著錄夢陽爲戶部郎中時疏劾劉瑾遭禍幾危氣節本震動一世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據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衆曰論者

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憂
閑雍容之作愈久愈繁陳陳相因遂至囉唼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
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因樹屋書影載其黃河水繞漢宮牆一詩以落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恐胎口實遂刪
除其棄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戶至於如此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
亦有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
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
也其文則故作贅習以顯深文其淺易明人與其詩並重未免怵於盛名今並錄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風
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粉競之始焉

山齋集二十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有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藁漫藁淨藁續藁奏議因難本
焚燬所存不過數種是集乃萬歷中其曾孫炫蒐輯軍餒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較視舊集十未能存二三
蓋亦幸而不佚也柯維騷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達蘊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
諷諭之體考明史岳本傳稱其屢擢中官崔文之手請爭寧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興獻王祔廟忤旨奪俸其居
官頗著風節而爲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計爲兵部侍郎時又爲最勁勦罷所與齟齬者乃皆正人蓋其天
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卽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

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存藁詩十四卷文九卷續集一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有國寶新編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全集浮湘集由開封府知府謫全州知州時作蔡羽序之山中
集移病家居時作陳東序之憑几集憑几續集皆起官湖廣巡撫時作皇甫序之璘亦有自序息園存藁茲刻
於嘉靖戊戌詩藁陳大壯序之文藁郭繼中序之附錄曰緩慟集官工部侍郎時哭其亡女之作璘自序之朱彝

尊明詩綜稱其尚有歸田集今未見傳本不知佚否也明史文苑傳稱璘初與同里陳沂王章號金陵三傑後璘應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又稱璘詩短煒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挹晉安之波近驂信陽之乘在正嘉閒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

華泉集十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邊貢撰貢字庭實華泉其號也歷城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八卷文六卷魯中立海岳靈秀集曰華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九清圓故當其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尙書才情甚富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應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閒以不戰爲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三人所論當以子龍爲持平矣昔薛慙於嚴嵩爲同年頗相倡和及嵩柄國慙卽謝絕往還併削去舊作不啻一字至今爲論者所稱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於清議然詩集爲貢沒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貌允乎所續刊自明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爲疵矣之藉可矣

劉清惠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麟撰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後流寓長興子孫遂隸籍焉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尙書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麟觀政工部時卽與同年陸崑抗疏爭諫官下獄事及爲紹興府知府又以忤劉瑾褫職後官尙書卒以爭蘇松織造爲宦官所擠而罷蓋始終介自立者其自紹興歸也依其姻家吳琬於長興與孫一元文徵

明等往來倡和世傳徵明神樓圖卽爲麟作也是集凡詩二卷奏疏雜文九卷附錄一卷麟曾孫懿陸所編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爲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駢駢章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人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

東田遺彙二卷

兩江總督
徐進本

明張羽撰羽字鳳舉泰興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案明初張羽爲吳中四傑之一相拒不過百載而襲前輩之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張羽工詩此張羽亦復工詩豈有心仿效有藹相如之慕歟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其門人儲洵序之羽爲御史抗疏劾劉瑾直督震朝野集中疏劄文雖不多皆切中時弊方正之概猶凜然可見詩亦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蓋宏治正德之閒去明初前輩猶爲未遠流風餘韻往往尚存而羽之澹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富健不及李東陽諸人排纂鉅題亦不及李夢陽諸人而不爲舊調之庸廓亦不爲新聲之塗飾尙心而出務達所見而止在諸作者中亦可以自爲一隊矣

沙溪集二十三卷

直隸總督
徐進本

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沙溪其自號也故城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沈著有健氣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澀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爲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於古今仕學辨之類參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爲作者累耳其無用閒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禛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五代王祚事爲彭時事其說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啻其大旨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註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故今摘錄緒集而中錫集則存其目焉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錄是書首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勸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版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闕略不及是編之詳備焉

雙溪集八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杭州撰淮字東卿宏興人宏治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與兄濟竝負詩名與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遞相唱和其詩格清體健在宏治正德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襲陳言頗諧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編爲朱彝尊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首各詩內亦多圈點甲乙之遞蓋其輯明詩綜時所評騭今詩綜本內所錄淮詩篇數茲與自記相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幢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過訪詩第三聯原本作野竹過牆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間有所點定皆較原本爲善且稱其詩迴鍊如繭絲抽自梭腸似灑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持論亦屬允饒云

對山集十卷

湖北趙應
沐進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縣志已著錄其詩文集自明以來凡四刻一爲張太微所選一爲王世懋所選互有去取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哀其全集刻之江寧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放浪自恣微敬遊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頹縱王世懋